

震后家书抵万金

近日,我在整理日记时,发现了一张珍贵的字条。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,侄子托沈阳二四五医院赴灾区的医生,捎来的全家平安的字条。我将其贴在1976年8月13日的日记中。字条虽已泛黄,但字迹清晰,让我想起唐山大地震后一个普通家庭对灾区亲人的牵挂。

1976年7月29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7月28日凌晨唐山地区发生7.8级地震的消息,地震震感强烈,灾情严重。闻此消息,居住在沈阳的年迈父母,对处在灾区的二哥全家6口人牵肠挂肚。父

亲让我探听震情,可当时铁路停运,通讯中断,音信皆无。听到人员大量伤亡的消息,更激起我们对亲人的挂念,母亲担心二哥一家人的安危,多日神志萎靡,饭到嘴边都难下咽,夜里总是睡不好。曾有几个深夜,母亲打开窗户,眼望唐山的方向,双手合十,含着泪水,祈祷二哥全家平安。

震后,电台播报:人民解放军奉命开赴灾区,各省市的医疗队也纷纷前往。我厂所属的二四五医院积极响应。我工作的黎明机械厂39车间党支部书记李启发,除了做我的思

想工作外,还多方收集信息,及时传达给我。

8月中旬的一天,我在车间上完夜班,白天休息,忽听有人敲门,开门后工长赵玉斌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给你报喜来了!”他说着,递过来二四五医院的医生从灾区带回来的字条,上面写道:“老叔,我们全家6口安然无恙,请爷爷、奶奶、叔、婶、弟、妹放心。”落款是“孙印章,8月10日。”我看了高兴得一蹦三高,急忙去给父母报平安。

后来得知,侄子在抬运伤员时,发现救治帐篷上插着沈

阳二四五医院医疗队的旗帜,经询问是黎明机械厂的所属医院,于是,急忙写了这张字条。大约又过了十几天,二哥来信详细告知平安无事的细节:地震那天他上夜班,在开滦煤矿露天调度拉煤的车皮,没有伤及;两个侄子在郊区干活,住的是帐篷;三侄上夜班,厂房坚固,没有险情;二嫂和侄女在家,房梁塌落,被炕柜挡住,未受伤,全家人免遭劫难。6口人见面后,没说几句话,哥哥和侄子就去参加抢险救灾了。

“家书抵万金”,一张字条解除了全家人的牵挂。连杰/文

学游泳 练体魄

我开始学游泳是在小学五年级,当时仅11岁。河北省党校附近就是河北师大,师大南院有体育馆和游泳池。我刚上小学不久,就在师大游泳池看过游泳比赛,后来,哥哥就读的师大附中每周组织到师大游泳池学游泳,也带动了我去学习游泳。

那时我年岁小,个子矮(估计一米三左右),泳池的浅水区几乎能没过我,踮着脚尖才能勉强露出嘴呼吸。我开始学蛙泳时,不会呼吸换气,只会闭着眼扎着头在水中划动,自然免不了喝水。那时,游泳池换水后总要晾几天才开放。有一次,我和院里的同

学趁中午没人时,从游泳池的大门跳进去游泳。正游得开心时,管理泳池的人来开门,吓得我们连衣服也顾不上拿,争先恐后地爬上墙头跳到外面。但是,衣服怎么办呢?我们等了一会儿才走到大门,挨了管理人员一顿训斥后,才拿着衣服走了。

1964年夏天,我回河北蠡县老家。那时,农村到处有水坑,不少孩子在水坑玩水,我也非要到小舅家旁边的水坑玩。坑里的水又脏又浑,我需要拼命地往上仰着头游,不知不觉就学会了换气。

上世纪60年代,石家庄的公共游泳池很少,全市有泳

池的单位也没几个,对外开放的更少。除了到师大游泳池外,我们到邮电学校游泳池游过,步行十几里到桥西的人民公园游泳池游过,还步行十余里到热电厂的晾水池游泳。热电厂晾水池中高大的管道喷出蒸汽塔的热气,冷却后再循环利用。我们冒着头上大雨如注般的喷水在池中游,池岸边的斜坡大都挂满了绿苔,滑溜溜的很难上岸。如果不懂水性很容易溺水。游泳的地方少,我们甚至偷着到长安公园的湖中游泳,回想起来还真有些后怕。

后来,毛泽东主席号召青少年:“到江河湖海去游泳,到

大风大浪中去锻炼!”1966年“文革”之初,媒体报道了毛主席畅游长江后,游泳在全国兴起,尤其在青少年中得到推广普及,游泳池也建得多了,门票也便宜了。参加工作后,我除了到铁路俱乐部、车辆厂、机电学院等开放的游泳池游泳外,还到热电厂晾水池、滹沱河、石津灌区和黄壁庄水库游泳。1976年,我参加了石家庄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10周年的活动,在黄壁庄水库横渡了来回。1978年冬季,我在井陘矿区参加运动时,曾冒着摄氏零下十几度的严寒,在山中的小水库游泳。

张建华/文

朝花夕拾

拾牛粪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

那个年代,物资匮乏。农村家家户户都在寻找新的能源来解决做饭问题,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沼气池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,发动师生共建沼气池,以解决学校的燃料问题。这个沼气池的建成,离不开我们这些孩子的辛勤付出。

每天放学后,我们便放下书包,拿起簸箕、铲子,成群结队地去野外拾牛粪。每当发现一块牛粪,我们便争先恐后地跑过去,小心翼翼地将其铲进簸箕。汗水浸湿了衣背,但我们的神情却格外愉悦。

为了激发我们拾牛粪的积极性,学校还设立了排行榜,每个班都有一张。每月评选出拾牛粪最多的同学,以铅笔、练习本等小文具作为奖励。这些奖品对于我们来说,无疑是极大的鼓舞。

拾牛粪虽然是一项脏活、累活,但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们,并没有觉得有多么辛苦。相反,劳动让我们学会了珍惜,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质。

转眼间,40多年过去了,当年天真活泼的我如今已经华发早生。然而,那段拾牛粪的时光,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每当回想起那时的情景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。

明伟方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亮作

图说往事

和蓝天野合影

2011年,北京人艺著名艺术家、84岁的蓝天野第三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时,我前往观展,欣赏了这位老艺术家高超的绘画艺术。在画展即将闭幕之前,我有幸见到心中崇拜的偶像艺



术家,禁不住非常兴奋。我告诉蓝老:“从上世纪50年代我上中学时起,就喜爱您演的话剧。”蓝老听后很高兴,接着,我们愉快地

拍了这张合影。

孙家汇/文并供图

“狗刨”助我度饥荒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到安徽淮北农村插队。那时,劳累一天挣的工分还不够填饱肚子,幸而村庄四周大小河浜星罗棋布,靠水吃水,闲暇时间,我们这些知青到河浜里捕捉些水鲜,使餐桌上增添些宝贵的蛋白质,成了度过饥荒的重要保障。

我那时还不会游泳,只敢在水深不超过腰间的河岸边摸些小鱼、小虾、小螃蟹。会游泳的知青就不同了,他们敢去水没过头顶的河浜深处。深水里有大鱼、大虾、大蟹,每当看到他们双手举出水面的大鱼、大虾、大蟹,我就会羡慕得直咽口水。我下定决心,拼命苦练最笨拙、最简单的“狗刨”式游泳。后来,我终于敢去河浜深处了。

深水处就是不一样,我屏住呼吸,潜下水去。有时脚踩到圆圆的、硬硬的、碗口般大的硬壳,那是大蚌;硬壳周围有尖锐的棱角,那是大蟹。有一次,我在河底摸到一只被人扔进河

里的空瓮,我的心跳顿时加剧。因为我听当地村民说过,空瓮之类的东西沉在水里时间久了,会有鱼在里面做窝。我连忙一只手封住瓮口,一只手伸进瓮去,竟然一连摸出3条硕大的鲫鱼。当晚的餐桌变得丰盛起来。

如今,我早已学会了各式泳姿。有时在泳池里,兴之所至,我仍然会游一段笨拙难看、水花四溅的“狗刨”,引来周围泳友诧异的目光。其实,他们哪里知道,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,正因为学会了“狗刨”,才帮助我度过了饥荒!

陈祖龙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